

張大春《尋人啓事》讀後

進修部中文系 張淑玲

作 者：張大春

出 版 社：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時間：1999 年 8 月初版

一、前言

楊照〈張大春寫的不祇是小說〉中提及：

張大春作為一個優秀小說家的重要條件其實正在--他並不是用小說本位作基礎的，在我們看到的小說靈光背後，其實藏著大春被壓抑的思想家衝動。換句話說：張大春自覺或非自覺地以思想的規模在構想小說，經營小說。<sup>4</sup>

張大春「自覺或非自覺地」以小說為媒介，呈現內在深沈的思想，楊先生舉出了「大荒野」系列中的〈歡喜賊〉、《極樂東京》、《城邦暴力團》等作品來落實他的看法。不過他之所以如此說，可說是源於兩人某日閒談之中，張大春無心自言的一句：「覺得自己真的沒有機會作一個思想家了」，引發楊照另類的思考角度。基於楊照的一席話，促使筆者想更進一步解讀張大春作品中所呈現的文化思維，然學養所限，本文以《尋人啓事》為出發點，並針對〈炒韭菜〉一文，期冀以小見大，對張大春作品更深入探析其精幽之處。

二、作者簡析

張大春，又名大頭春，生於西元 1957 年 6 月 14 日台北市，籍貫山東省濟南市，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中文研究所碩士。曾經擔任過《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編輯、撰述，《時報周刊》編輯、電視節目主持人，現專職寫作。他的作品屬於八〇年代後現代派小說代表作家，在梅家玲〈眾聲喧嘩中的《我妹妹》--論張大春《我妹妹》的多重解讀策略及其美學趣味〉一文中論道：

---

<sup>4</sup> 楊照，〈張大春寫的不祇是小說〉，《遠流》，808 期，2002 年 8 月，頁 72。

張大春是台灣當代最受矚目的小說家之一。自《公寓導遊》開始，便以敏銳的洞悉力、時莊時諧的文字風格，不斷在真實/虛幻、建構/解構之間遊走穿梭。一方面，他質疑語言的功能、顛覆一般人對語言的傳統觀念；另一方面，又以其別樹一幟的「語言策略」與讀者頻頻「對話」。遂使他的小說在學術界贏得「當代台灣文學里程碑」的讚譽。<sup>5</sup>

在此，梅家玲正面的肯定張大春在學術界的深厚地位，並且說明他的創作態度與風格，更是使張大春小說在學術界贏得「當代台灣文學里程碑」之讚譽的重要因素。<sup>6</sup>另外，朱雙一〈語言陷阱的顛覆--張大春論〉中也提及：

張大春是與黃凡並駕齊驅的又一位著名新世代小說家，也是一位以奇招迭出、內容和形式不斷更新而飲譽文壇的作家。司馬中原稱：「在當代文壇上，『張大春閃電』確是耀人眼目，他學習鑽研的玩意兒，統括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他天生具有一種敏銳的內感，一種冥冥的靈動，加上不是常人所能比擬的想像和組合能力，以及極具爆發性的語言創造力，這許許多多因素造就了他，我曾形容他為『野鬼託生的文學怪胎』。」《病變》等長、短篇小說集中，就囊括了寫實、科幻、後設、魔幻寫實、黑色幽默、歷史傳奇、現代偵探，以及所謂「新聞立即小說」等令人眼花撩亂的小說品種。<sup>7</sup>

朱雙一點明了造就張大春作品傾向爆發性創作的的原因，並舉出具有代表性的小說品種。針對作品來說，張大春早期的作品，仍未脫離寫實一派。較為明顯處在於企圖跳脫陳腐慣例事物束縛的企圖，及大量運用

<sup>5</sup> 梅家玲，〈眾聲喧嘩中的《我妹妹》--論張大春《我妹妹》的多重解讀策略及其美學趣味〉，《聯合文學》，第11卷第4期，1995年2月，頁140。

<sup>6</sup> 梅家玲，〈眾聲喧嘩中的《我妹妹》--論張大春《我妹妹》的多重解讀策略及其美學趣味〉，同註2，頁140。

<sup>7</sup> 朱雙一，〈語言陷阱的顛覆--張大春論〉，《聯合文學》，第11卷第8期，84年6月，頁134。

時空交錯、心理分析等西方現代主義手法，顯示出作者觀察和捕捉生活細節的特有能力，作品內容大多傾向諷刺性和批判性。代表著作有〈懸蕩〉、〈雞翎圖〉、〈新聞鎖〉、〈七十六頁的秘密〉、〈醉拳〉、〈長髮假面〉等。

至於近期作品，藝術手法上不斷翻新且內容又緊扣現實，可說是八〇年代中期後張大春藝術實驗的開始。此時張大春寫作的思維，受後現代主義的影響，又遇上台灣自一元化跨入多元化社會的解嚴時期，因此造就內容衝突性強烈小說。

張大春自《公寓導遊》後，便超出現實主義範疇，內容與形式不斷更迭，一系列後設小說、魔幻現實主義小說、歷史傳奇小說與新型現代武俠小說中，較引人注目的是「魔幻寫實」的創作。此期代表作品有〈將軍碑〉、〈從莽林躍出〉、〈最後的先知〉、〈飢餓〉，尤其後面二篇作品更將民族神話和台灣現實狀況扣合在一起，為魔幻寫實作品的極致代表。

### 三、《尋人啓事》讀後

張大春的文章筆端總是帶著嘻皮笑臉，然而，在這層面具下，卻一向有著他所欲傳遞的嚴肅主題，《我妹妹》、《少年大頭春的生活周記》二作最具代表性。就閱讀《尋人啓事》一書的過程中，不難發現這些故事裡，張大春描述了生命歷程中使他成為今日之張大春的某些影響；然而，顯然這些故事是張大春依過去的經歷和想像後，透過特殊的表達方式，期冀展露出寫實的內容，書中每一單元各有主角，而作者本身定位在敘述故事的「旁觀者」身份，即以居高臨下，又帶點抽離客觀的切入角度來構織作品。

#### (一)《尋人啓事》簡介

《尋人啓事》以筆記體創作小說。就此一體裁來說，中國傳統的筆記小說的特色，就是以記敘人物活動為中心，透過必要的故事情節互相貫穿，以及使用隨筆雜錄的筆法。<sup>8</sup>自八〇年代起，文壇流行篇幅較短的短篇小說，其敘述語態、修辭手法、故事結構和表達方式，十分接近中

---

<sup>8</sup> 胡金倫，〈政治歷史與謊言--張大春小說初探(1976~2000)〉。民 91 年 6 月，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頁 219~220

國傳統的「筆記體」，故被稱為「新筆記小說」。按，胡金倫〈政治歷史與謊言--張大春小說初探(1976~2000)〉依據李慶西對今日「新筆記小說」之藝術特色的看法作為借鑑，略記如下：

- 一、以敘述為主，行文簡約，不尚雕飾；
- 二、不重情節；平易散淡，文思飄忽；
- 三、取材廣泛，涉筆成趣，富於禪趣。

以上述討論來檢驗《尋人啟事》，讀者可了解張大春善用了筆記體的特色，來重建他的歷史記憶，書寫生命中曾出現過、遭遇過、錯身而過的人生百態，尤其是童年印象，對以往人事極度追蹤回味，拾掇那些失落的過去。根據胡金倫的說法，本書偏向散文性質的敘述，採用筆記形式，文長不超過一千二、三百字左右。<sup>9</sup>

關於本書命名《尋人啟事》之因，張大春〈錯過〉(代序)中道：「寫的是幾十個在我過去半輩子人生之中與我錯身而過的人」<sup>10</sup>，王德威評論此書時云：「藉五十七篇人物素描，側寫張所曾『錯身而過』的人與事。全書筆簡意賅，點到為止」<sup>11</sup>，書中各篇短文表面化的，巧妙的點明事情經過，即使未見張大春給予事件評論與解析，卻於結局或行文中留給讀者細細咀嚼的空間。

此書涉及到的人物範圍極廣，羅列各種形形色色的人事見聞，例如：騙子老朱、精神病患的醜妓女、不洗澡刷牙的邋遢仙人--老李<sup>12</sup>、害怕吃魚之後，腦袋突然變大的姚大頭、〈失心針〉裏老愛作針灸實驗而失去記憶的吳哥，堪稱是近代「新台灣人素描」<sup>13</sup>。這些雖然只是張大春筆下的小人物，卻在常人眼中，看似一群「不正常」，行為怪異，舉止異端的人物，<sup>14</sup>是一部相當值得作為重新審視人生的圖書。

<sup>9</sup> 胡金倫撰〈政治歷史與謊言--張大春小說初探(1976~2000)〉，同註5，頁220

<sup>10</sup> 張大春，〈錯過〉(代序)，收入《尋人啟事》，台北：聯合文學，88年，頁13。

<sup>11</sup> 王德威，〈也是新台灣人素描--評張大春《尋人啟事》〉，收入《眾聲喧嘩以後--評點當代中文小說》，麥田出版社，90年10月，頁44。

<sup>12</sup> 胡金倫撰〈政治歷史與謊言--張大春小說初探(1976~2000)〉，同註5，頁220。

<sup>13</sup> 王德威，〈也是新台灣人素描--評張大春《尋人啟事》〉，同註8，頁44-46。

<sup>14</sup> 胡金倫撰〈政治歷史與謊言--張大春小說初探(1976~2000)〉，同註5，頁221。

然而，在此作品中，張大春真正想要表達的到底為何呢？他曾在本書的〈錯過〉中說：「人生在世，錯過的要比經歷的事多、而且有意思；至於所謂經歷的事，則百分之百純屬偶然而已。幾乎就是我全部的信仰了」<sup>15</sup>。如此單刀直入地破題，整篇打繞此一「信仰」作為題目〈錯過〉的理由。張大春不僅止於尋找失散的熟人、生人，也積極整理生命中逐漸煙消的記憶，以及過去的生活意義。<sup>16</sup>以下就其中〈炒韭菜〉一文作一討論。

## （二）〈炒韭菜〉讀後

當你閱讀到〈炒韭菜〉一文時，可能會強烈的發現張大春似乎提點什麼似的。這篇短文中，顯露出的是居家男人與女人之間微妙的關係，甚至還提醒讀者平常週遭起居的某些經驗。文中描繪一位每天清晨在巷子口賣菜的女人，這個女人「長了張你忘不了，可是卻想不起在哪兒見過的臉，稱得上明媚漂亮的容貌」，這社區負責買菜連獨居三年的男人的他總會因此向她買些青菜，順道瞎褒貶幾句。張大春描繪出如此微妙的男人心態：

這幾乎是我們那個社區裡買菜男人共同的小樂園 男人之間(可能是因為大家都是高學歷、高科技的專業人士)也非常謙和有禮，一點兒也不像酒廊爭風吃醋、耀武揚威的莽漢。大家心照不宣地交換著上班前這種精神出軌的秘密儀式，彼此都知道大家的事業婚姻家庭所不能滿足的渴望在每天清晨都會如天使般降臨二十分鐘，每週五日，風雨無阻。

看到此處令人讀之會心莞爾。對於男人來說，的確就這麼的理所當然，這些都是日常所見的生活寫照，只是這女主角換成容貌嬌媚、漂亮的賣菜女，男主角們則變成了高學歷、高科技的溫儒之士。張大春果然是不簡單的，正也因為她吸引了他們這群男人的目光，成為他們私下的交談話題，當他搬離的一個月後，那夜裡瞧見了這女人在電話亭裏的怨懟與

---

<sup>15</sup> 張大春，〈錯過〉（代序），同註 7，頁 9。

<sup>16</sup> 胡金倫撰〈政治歷史與謊言--張大春小說初探(1976~2000)〉，同註 5，頁 221。

情狀，甚至還被常客之一的他見到她的落寞窘境，他深刻的記下那段記憶說：

她一手抓著話筒發抖、另隻手提著一隻透明塑膠袋，裡頭裝著一瓶黑松汽水、一瓶紹興酒和另一瓶不知道什麼東西。以下是我聽到的一段話：我就在巷口。我不管你給我出來！對，現在你不要欺人太甚了我告訴你！看不起人你！太欺負人了你！賣菜的就好騙是嗎？就好欺負是嗎？我不是鬧，我還沒開始鬧呢我告訴你！我帶了藥我告訴你，我會死在你家門口我告訴你！你雞巴毛炒韭菜啦你！

這篇篇名的由來，或許便是如此的情況下而得。張大春在文中提起多年之後，聽人談起這女子，始終無人知道這女子是生是死，而原因竟然是「大家都是高級知識份子，不作興傳播謠言」。然而現實社會中，流言亂竄，八卦緋聞的情況，卻不是如此。由此可知，張大春對於週遭現實的事件，有著敏銳的觀察力，能夠嗅出那其中的不平凡，並且能使用著看似簡單卻描繪入木三分的技巧來敘述事情的發展過程。

在《尋人啓事》這部書中，張大春日復一日地想找出「使他的人生之所如此的某個偶然的轉折點」<sup>17</sup>，並試著完全「摒棄慣常運用的敘述技巧、也刻意排除一向講究的形式美學」<sup>18</sup>，以還原筆下人物的真實面目為目的，動機祇為了重新提出他排斥二十年的問題：小說有無「可能純粹地、完整地、毫無文飾與藏閃地回歸到一個？」<sup>19</sup>在此，我們見到的一位漂亮可人的賣菜女，在平鋪直敘的文字中，背景色彩的轉換，一片色澤豐富、安和、情感鮮明的氣氛中，暗地裏刻劃那女人打破沉靜的哭訴，結束在那「不作興傳播謠言」的高水準社區裏。

張大春說本書無法「隨手羅織、向壁虛構」，然而一向探討真實與虛構、充滿後設背景的他，真的已經採取最素樸的方式來審視自己生命中的一切了嗎？在這些故事情節中，他再次將曾經排斥過的問題重新的面

<sup>17</sup> 上述文章內容皆為張大春，〈錯過〉（代序），收入《尋人啓事》一書。

<sup>18</sup> 同註 14。

<sup>19</sup> 同註 14。

對，成功處理這些「簡單的事實」，因此，在此已不見他平日炫目的寫作技巧，或許也因為他希望嘗試喚醒讀者重拾中國傳統筆記小說的閱讀樂趣。<sup>20</sup>〈炒韭菜〉故事情節的真偽，暫且撇除不論，筆者試著相信張大春記憶下的「事實」，他與讀者產生一種有距離的對話。讀者並非完全的處於被動，這一點是張大春並沒有捨棄，至少，故事中埋藏著讓讀者自己去挖掘那事件背後所隱藏的人事問題。

一般而言，談論過去往事，大都如本文般居高臨下來敘說，並且以自己眼見為中心，利用與自己的關係近遠、親疏來打量週遭人事。人與人之間無形的是心理上的距離，也造就了人們以自我為中心來斷論他人的行為模式合於規範與否。簡言之，人生假若是一場「楚門的世界」，那你早已不自覺地成為了楚門。而與楚門相干的那票人士，是否僅僅是配角呢！

反觀此作，張大春的寫作方式，令人所頓悟的是：人生，當你回憶往日，原本由自我所見為中心的實像，亦因時光的冉冉而逝，形成紀錄所見實像的相片、聲光。當日的主角，未來也將成為自我紀錄中的配角。因此，成就自我的同時，也在成就了他人。我既是主角，亦是配角。

所謂的尋人啓「事」，是再尋常不過的。對於張大春而言，並未說出真正的感覺想法。他輕鬆描寫下的人物、故事情節，或許也曾經出現在自己週遭生活。而自己不會認真的為故事中的感覺作徹底的思考。因而他說：「赫然發現：自己的過往其實不只有一個偶然點足以改變一切，而是俯拾即是、片不著無數個、無限個偶然點。在那些偶然點上，我一旦動了某個念頭，便錯過了另一個人生。」<sup>21</sup>而且「當我在逐字逐句逼近生命原貌的過程裡，竟赫然發現：原先看似個別的、孤立的一也就是我一向以『純屬巧合的偶然』視之的一那些經歷，居然可以跨越時空的阻隔、彼此呼應、相互印證。」<sup>22</sup>見到這麼感性的一段話，若曾紀錄過自己的生活情事，一定感觸良多吧！

---

<sup>20</sup> 胡金倫撰〈政治歷史與謊言--張大春小說初探(1976~2000)〉，同註 5，頁 220。

<sup>21</sup> 同註 14。

<sup>22</sup> 同註 14。

#### 四、結語

此書中有許多人事物，十分的貼近生活週遭呼應過去的生活經驗。閱讀後，受益良多，或許這正是讓我能夠重新體驗人生的另一種方式，拓廣了人生思維的深度。楊照說：

他的創作通常是先起於一個思想意義的說法，然後用小說表達之、完成之。沒有小說，張大春無從表達其思想意義，但反過來看，如果沒有那些思想意義，張大春大概也就失去了創作、玩弄小說的動機了吧！<sup>23</sup>

我十分的同意這段話。

張大春無心的一句：「沒有機會作一個思想家了」，引人深思。我們無法考究張大春這句話的心理層面，但是在他的作品當中，《尋人啓事》的確是一部充滿思想家意味的書。張大春相當勇於挑戰自己，他的腦子裡認為：「知性與感性並不是對立的，感性這個狀態，從來也不是，也永遠不會是文字、寫作的技術要素，沒有一部作品不包含感情的成分在裡面，技術性的操作，遠遠超過所謂純粹的感性。」<sup>24</sup>在感性的他身上更可見到那股被激起的創新、勇往直前的力量。

閱讀他的大作，不論是透過充滿後設味道來描繪個人獨特的想像力，或是輕鬆、恣意揮灑下的《我妹妹》、《少年大頭春的生活周記》，還或是充斥濃厚政治意味的《沒人寫信給上校》、《大說謊家》、《四喜憂國》，在在呈現著這位台灣當代最受矚目小說家的獨特韻味，給予我們對人生有更大的認知與認識。在他的悉心關懷與敏銳的觀察力中，增進讀者思考處理事物的觀點與價值。因此，張大春之所為今日受矚目的張大春，在《尋人啓事》一書中，實已展露他成爲一位「思想家」的本質。

---

<sup>23</sup> 楊照，〈張大春寫的不祇是小說〉，同註1，頁73。

<sup>24</sup> 黃風鈴，〈作家熱線--看張大春有沒有長獠牙〉，《明道文藝》，第270期，87年9月，頁141。